第四篇 看世界

第二十一章 又一件喜事

Jwlu

九六年鲁强他们结婚了。聂盛是他高中时的同学,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一位端庄秀丽、性格温和很有修养的姑娘，出身干部家庭，却没有一点干部子女的骄气,而且是市政府里的公务员。我认为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儿媳妇是攀了高枝,是我们全家人的福气。他们结婚没有搞任何排场，连酒席都没有办一桌，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和聂盛的父母。别人家的儿子结婚做父母的要为他们准备这样那样的东西，花上几万元钱，而我却无能为力，真有些感到惭愧。

鲁强硕士毕业后，在长沙邮电科研所找了工作。他有了工资收入，立刻缓和了家里的经济紧张局势。加上那几年我们种田、养猪，事事都很顺利。一年计划种田、养猪、要抓多少钱收入都能如愿实现。因此，鲁盛上大学的经费已不成问题。

* * * * *

到了九九年，我们组上的大部份人家都已建起了楼房,我家却仍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那还是二十年前建的土砖屋,墙壁四面开裂,屋顶到处漏水,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其实，我早就想要把房子重建，只是一切都要为了小孩读书，建房子的事只好放在一边。这年，鲁盛大学已即将毕业，没有什么负担了，便打算建几间楼房。

动工之前,我和黄慧君俩人就花一个多月时间修了一条从公路边到家里的农机路，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家门口。当时在外打工的二哥出一部份钱。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鲁强把仅存的一万多元钱全部拿回家。我自己也筹措了一些。我们夫妻两人自己设计，自己下基脚，只把楼房的主体承包给别人，其余的工作，如装卸材料、筛沙、水泥养护等活从没请工。我们俩人跟着泥副工起早摸黑干了几个月，将原来的旧屋拆了,建起了三间两层的钢筋水泥楼房。那房子的正面墙贴上了白色的条形瓷砖,里面两层都用绿色的方瓷砖铺地，紧接楼房右边是配套的厨房、浴室、厕所。辛苦了一辈子终于有一个舒适的住所了。

* * * * *

也是这一年七月，鲁盛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工作是要靠自己去找,他哥哥在宁乡电信部门替他联系了一个岗位。而我却认为银行单位好些,因为他学的是金融会计,工作算是对口专业,更有利发挥所学技能；再者进银行工作是在省城,比在县城发展空间大,他也同意我的意见。通过他表哥推荐参加了湖南省农业银行的招聘考试。

银行只招六十个工作人员,应聘的大学生有六百多人，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他笔试面试几道关都顺利通过。银行人事部的负责人告诉他已被确定招为职工,要他等候通知就去上班。

可是通知却迟迟不来,当时说是八月上旬即可上班，然而到了九月底仍然没有接到通知。他自己去了几次银行人事处询问。答复是很快就会通知去上班的。转眼又到了九月上旬，还是没有来通知,我们也有些着急了。这时有人提醒鲁盛说：“你大概是还有什么手续没有到场，你就请一桌客试试看吧。”我们父子一商量觉得有道理,马上筹措了两千元钱，叫鲁盛在长沙比较有名气的酒店定了一桌饭菜，还准备了两条好烟和两瓶好酒,把银行管人事的行长、处长、科长等有关领导都请了。他们那些人都应邀到了。酒足饭饱之后尚未离席，人事处长就掏出手机拨通了某支行的电话，通知他们明天有一个叫鲁盛的会来上班。

* * * * *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在家门口点燃了一盘万响的鞭炮,惊动了左邻右舍和公路上的过往行人。他们连忙问我是什么喜事,我告诉他们：“我家鲁强博士论文答辩通过,获得博士学位放挂鞭炮庆贺、庆贺。”

在场的人们无不称赞说，“这是祖上有德出了人材，了不起，恭喜恭喜!”有的人说，“出了人材理当庆祝，只放鞭炮还不够，应该摆几桌酒席呢。”我高兴的说，“应该应该!”便连忙拿出香烟槟榔招待他们，还特地跑到商店买了一大包瓜子花生。

他们这些人一边吃茶一边闲聊。其中一位七十多岁的满阿公说，“鲁家解放前就是我们港口村数一数二的大户,这叫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这是祖上积了德,才会出秀才。”有的人说，“这松山塘屋场好,三面环山,这一条冲就鲁家的屋坐了正向。”还有的说，“你父亲葬的是风水宝地……”那些奉承的话说了很多很多，我听了心里觉得好笑。说起我家解放时搬来这松山塘，那是穷得狗都不拉屎的地方。解放前是傅姓三代人的祠堂,几间烂茅草屋。而傅姓人家几代都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农。要说起我父亲死后葬了风水宝地。那是一九六零年苦日子当中，我家住在石子塘队。父亲病死在那里就草率的埋葬在他们队上一块寸草不生的荒山上。

现在那山上已经葬满了坟墓。我们家出了大学生，又出了博士。他们认定是那父亲坟地的效应。那座荒山是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他们队上谁家死了人都要往那山上葬，沾点风水宝地的灵气。

＊ ＊ ＊ ＊ ＊

二零零二年,我俩在泥巴里滚了四十年总算熬出了头，结束了风吹雨打日头晒的种田生涯，夫妻俩住进了城里,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

就在这一年五月,我们俩和在家里的二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坐上飞机去北京旅游。在我国历经几个朝代、数百年的都城痛快地玩了一个星期。游览了颐和园、香山公园、天坛、景山公园、天安门及故宫、十三陵和八达岭长城等很多名胜古迹。也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主席的遗容。久居乡村的我们那真是看了外面的大世界。

＊ ＊ ＊ ＊ ＊

二零零三年元月,我们可爱的小孙女鲁青出生了。当时鲁强已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聂盛正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她原来是长沙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干部。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已经工作了八年的公务员,宁可放弃大家公认的铁饭碗，经过刻苦学习考取了研究生。我们俩人为了给他们照顾孩子，也一起随他们来到了武汉市。

当年我只是送鲁强来读书，并未想到以后又有机会住进华中科技大学。这所大学是国内排名第五的高校。是解放初五十年代按照北京清华大学校园的规模设计新建的,占地数百亩，里面绿树成荫，数百栋房屋就象建在森林里一样，乍一进去还有些分不出东西南北。

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方便的购物条件，校园里面人们的精神文明显得比社会上要高得多。六万多名师生员工住在这里如同生活在公园里一样。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四年多时间。在这段日子里，鲁强在学校工作的时间却是不多。先是作为访问学者到澳大利亚去了半年。回国后又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到英国去了。聂盛硕士毕业后又被保送在校继续攻读博士，我们和聂盛带着小鲁青在武汉过得非常愉快。

＊ ＊ ＊ ＊ ＊

我们在长沙的时候，鲁盛尚未成家。那是二零零一年，他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了。我们也很想他快点找好对象结婚，勉却做父母的一桩心事。虽然城里一些人为他做介绍，总是讲某某姑娘如何长得好，但我们却向介绍人提了个条件：我们的要求并不高,也不讲多高的学历,只希望女孩子能有个正式工作。可是一时间也未找到合适的。

零二年八月份，我们就要动身到武汉去的时候，鲁盛突然告诉我们他已经找了个对象,姓严,叫严晨曦,大学毕业,在省高等税务专科学校工作，她父母都在长沙工作，并且就要带那姑娘来见我们。我们当然高兴。那天下午，她跟鲁盛一起到了南门口燕子岭我们的住所。一眼就能看出来她是一个年轻漂亮、性格大方又温柔的姑娘。初次见面她就给我们送了内衣和鞋子,弄得我们反倒不好意思。鲁盛问我们的意见，我们说你同意我们当然赞成。

零三年春节时我们两人商量要请小严的父母吃一顿饭，去谈一下他们的婚事，谁知他们家却先请我们去吃饭。两亲家初次见面非常谈得来。小严的爸爸是部队的干部转业在省税专担任副校长，非常坦诚直率，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将小严全部介绍一番，认为通过对鲁盛的了解，很满意他这个小伙子，他十分赞成他们的结合。说了这些之后，还谈了鲁盛结婚后对我们生活的负担等问题。总之想得周到,说得具体，把我们要说的话他都全部说了。我们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说，“结了你们家这桩亲事是我们攀高枝了。鲁盛年轻不懂事,还要靠你多指教。”

二零零三年年底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只在酒店定了一桌饭菜，就是双方父母，鲁强夫妇带着鲁青，还请了聂盛的父母和鲁强的二伯加上他们这对新人。三亲家坐在一起，只有我们是农民。小严的爸爸

还硬是把我们夫妇推坐在席位的上首。看到两个儿子经过刻苦努力读书都已跳出农门，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今都已成家，并且找了两个称心如意的好儿媳妇，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幸福感。

* * * * *

二零零五年元月,又一件喜事降临，鲁盛他们的儿子鲁曦之出生了。这自然使我们增添无限的欢乐和喜悦。他小名叫乐乐。

* * * * *

二零零七年五月,我们在武汉接到鲁强要我们去英国的电话，便赶回湖南来办护照。在长沙的几天时间里,我们又专门去看了鲁强和聂盛在长沙买的新房子，座落在市政府附近。这房子是在河西新的开发区内，按新型住宅小区设计建造的，都是一色六层楼高，交通便利，绿地空间宽阔。他们的房子是三楼，有一百五十多平方。他们的房子已经买了好几年了。可是我们还是第一次去看。由于暂时不要居住，没有搞装修。在长沙南门口也有他们的房子，在长沙时一直住在那里。

接着又去看了鲁盛他们买的新房子。那是电力公司的住宅区，在新省政府对面，也是新的开发区，交通特别方便，环境修饰得非常优美，有花园草地，还有一些健身设施，前面临街，房子采光条件好并且热闹。住在六楼，有一百三十多平方，装有电梯上下。他们准备马上装修,购置家具,让我们从英国回来就可以住上新房子。

看了儿子们在城里的新房子,我不仅心里有几分感慨。自己曾梦寐以求的想进城做个城里人，却未能实现。现在他们这一代实现了。他们有了城里的工作，有了自己的房子，多幸运多幸福呀!

* * * * *

回想起我家三代人。父亲那一辈有房产有田地，家里请着长工女工。穿着长袍子，出门是坐轿子，倒也风光了几十年。轮到我这一代，从小就挨饿受冻,头上戴着当年孙大圣戴的那个紧箍咒一样的隐形帽子，几十年来走在人前矮三分，泥里水里滚了大半辈子，直到改革开放才得真正过上平等的日子。早几年，因我岁数有些大了，做事当然就没年轻时麻利。黄慧君有时就唠叨说我衣袖扎不好，裤脚也卷不上。我笑着说，“我父亲手里不用扎衣袖卷裤脚，我儿子手里也不用扎衣袖卷裤脚，就我生不逢时。不过呢，我父的福只享到六十岁。我虽然前段受了苦。却不到六十岁托儿子们的福，也过得蛮舒服。”